

朱有燬杂剧原刻存本考*

罗旭舟

内容摘要:明代朱有燬作杂剧31种,诸剧周藩原刻本主要收藏于国家图书馆。经调查梳理,可知天一阁、天津图书馆以及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等处也收藏有部分原刻本。台湾“中研院”傅斯年图书馆藏有朱氏杂剧16种刻本,经与国图藏本仔细比对,可知其与国图本同版,亦为朱氏杂剧原刻存本。考察各处原刻存本及其收藏来源,可了解朱氏杂剧的传承及各存本之关系,并可互校缺漏,以加深对朱氏杂剧作品全貌的认识。朱氏剧作原刻本的版式,具有齐整规律的时次特征,可以构建一个创作时序的参照系,据此可以推断朱氏五种年代未明杂剧的刊刻年代。同时,今天所见原刻存本仍存在一些可加细究的问题,推测今存本很可能是原刻书版在嘉靖年间的重刷本。

关键词:朱有燬 杂剧 版本 周藩刻本

有明一代,藩王作杂剧者,以周宪王朱有燬最为特出。朱有燬(1379-1439),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橚长子。号诚斋、全阳子、锦窠老人、梁园客等。明洪武二十四年(1391)册封为世子,洪熙元年(1425)嗣位,就藩开封。年六十一卒,谥曰宪,世称周宪王。周宪王作杂剧之特出,一是数量众多,共作杂剧31种,远过常人。二是这些剧作之原刻本,历五百多年,皆能流存至今,明代杂剧作家当无如其幸运者。对于朱有燬所作杂剧,历来论者评价甚高,沈德符称:“惟周宪王所作杂剧最夥……调入弦索,稳叶流丽,犹有金元风范。”^①祁彪佳评云:“周藩之剧,逼真元韵,为盛明词人之领袖。”^②沈泰编《盛明杂剧》二集之《风月牡丹仙》眉批云:“宪王为词坛龙象。”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明代的杂剧辑刊与戏曲文学发展研究”(批准号:13CZW043)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明清官藏与私藏戏曲文献研究”(项目编号:12BTQ032)阶段性成果。

① 沈德符: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五“填词名手”条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642页。

② 祁彪佳:《与沈大来》,《远山堂尺牍》己巳年册,第10封,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。

朱有燬31种杂剧之名目,最早见载于明嘉靖间高儒所著《百川书志》卷六。此31种杂剧原刻本今散存于数处,对各处原刻存本加以梳理,一方面可以探知朱氏杂剧原刻的整体面貌,进而加深对朱氏杂剧的认识,另一方面可以了解朱氏杂剧的流传状况,考辨源流。

一、原刻存本及来源

1. 国家图书馆藏本

朱有燬杂剧原刻本收藏最多者当属中国国家图书馆,今论者所见多为国图藏本,国图所收朱氏杂剧原刻本有两套。

(1) 二十二卷本

二十二卷本,国图编号04914,题名“诚斋杂剧二十二卷”,分装二十册:第一册《庆朔堂》;第二册《桃源景》;第三册《团圆梦》;第四册《香囊怨》;第五册《复落娼》;第六册《仙官庆会》;第七册《得驹虞》;第八册《仗义疏财》;第九册《牡丹仙》、《继母大贤》;第十册《牡丹品》、《牡丹园》;第十一册《常椿寿》;第十二册《辰钩月》;第十三册《踏雪寻梅》;第十四册《半夜朝元》;第十五册《悟真如》;第十六册《曲江池》;第十七册《小桃红》;第十八册《乔断鬼》;第十九册《豹子和尚》;第二十册《烟花梦》。共收杂剧全本22种。

此套各册首叶右下均钤“谦牧堂藏书记”白文方印,卷末均钤“谦牧堂书画记”朱文方印。“谦牧堂”,乃清代揆叙之堂号。揆叙(1674-1717)^①,字恺功,号惟实居士,满洲正黄旗人,大学士明珠之子,纳兰性德之弟,官至左都御史,卒谥文端。因参予谋立八皇子允禩为太子事,雍正继位后发其罪状,追夺其封爵,削谥,更改镌其墓碑为“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”^②,并籍没家产,其藏书入内府。有《谦牧堂书目》。以揆叙在清初身份之贵,故能得此稀罕之剧集。其实从揆叙父明珠起,即喜好藏书,清昭槤《啸亭杂录》卷十载:“明相好书画,凡其居处,无不锦卷牙签,充满庭宇,时人有比以邨架者,亦一时之盛也。”^③揆叙藏此剧集或即明珠旧藏,亦未可知。而纳兰家族藏书之富,亦有其来源,清钮树玉《非石日记钞》载“书贾钱听默云,传是楼藏书大半归于明珠”^④。此集或许是从江南得来。

此本各册中亦散见吴梅钤印,如“霜厓”朱文方印、“吴某之印”白文方印、“霜厓之印”朱文方印、“瞿安眼福”朱文方印等。可见此套原刻本乃吴梅旧藏,当为吴氏1928年编《奢摩他室曲丛二集》刊印朱氏杂剧所据的底本。此套原刻2012年已为《中华再造善本》明代编之集部彩色影印。

傅增湘曾见“诚斋杂剧二十二卷”一种,为“明周宪王有燬撰”,“明永乐至

①刘德鸿:《清初学人第一:纳兰性德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7年,第432页。

②赵尔巽:《清史稿》卷二八七,中华书局,1977年,第10225页。

③昭槤:《啸亭杂录》卷十“索明二相博古”条,中华书局,1980年,第325页。

④钮树玉:《非石日记钞》,中华书局,1985年,第4页。

宣德间周宪王朱有燬自刻本”，并注“丁巳年见”^①。丁巳为民国六年(1917)，傅氏虽未明言于何人藏所见此套杂剧，但他记录了朱氏此套杂剧之细目，此细目种数及各剧顺序与国图二十二卷本完全一样。显然，傅氏所见即吴梅旧藏二十二卷本，此条记载或即在吴梅处见书后写成。

(2)二十五卷本

二十五卷本，国图编号A01839，题名“诚斋杂剧二十五卷”，分装十四册：第一册《灵芝庆寿》、《赛娇容》；第二册《八仙庆寿》、《神仙会》；第三册《桃源景》；第四册《烟花梦》；第五册《常椿寿》、《十长生》、《蟠桃会》；第六册《复落娼》、《小桃红》；第七册《乔断鬼》、《豹子和尚》、《曲江池》引文部分；第八册《庆朔堂》；第九册《义勇辞金》、《半夜朝元》；第十册《牡丹园》、《踏雪寻梅》；第十一册《辰钩月》、《悟真如》；第十二册《海棠仙》、《降狮子》；第十三册《香囊怨》；第十四册《继母大贤》、《团圆梦》。此套实收杂剧全本25种，《曲江池》仅存引文。与二十二卷本相较，二十五卷本缺6种：《仙官庆会》、《得骏虞》、《仗义疏财》、《牡丹仙》、《牡丹品》、《曲江池》(全)。二十五卷本原刻2006年已为姜亚沙、经莉《中国古代杂剧文献辑录》影印。另外，二十二卷本所缺9种，2012年《中华再造善本》明代编之集部亦据二十五卷本原刻彩色影印。近期，国家图书馆官网的“中华古籍资源库”已上传此本的全部黑白缩微胶卷电子图片。

史宝安《枣花阁图书题跋记》卷三著录有杂剧集一种，题“明藩槩明人杂剧二十六回。十四本”^②，十四册恰与国图二十五卷本相同，同时该书详列朱氏杂剧26种细目：《烟花梦》、《辰钩月》、《悟真如》、《继母大贤》、《团圆梦》、《牡丹园》、《踏雪寻梅》、《常椿寿》、《十长生》、《蟠桃会》、《庆朔堂》、《复落娼》、《小桃红》、《义勇辞金》、《半夜朝元》、《桃源景》、《八仙庆寿》、《神仙会》、《乔断鬼》、《豹子和尚》、《曲江池》、《香囊怨》、《灵芝庆寿》、《赛娇容》、《海棠仙》、《降狮子》。细审其著录各剧，显然与国图藏本装订序列有一致性，如《灵芝庆寿》、《赛娇容》相连，《辰钩月》、《悟真如》相连，《复落娼》、《小桃红》相连，《乔断鬼》、《豹子和尚》、《曲江池》相连，史氏所见当即国图二十五卷本，只是所录各册前后顺序有别。史目于各细目下略引各剧剧前引文并印章样式，不过误辨铃印“梁园风月”为“梁园风人”。史氏识语有云：“此剧中有八回为海内所无，即回目上计有三连圈者。”^③按其标三连圈者实为7种：《辰钩月》、《义勇辞金》、《神仙会》、《灵芝庆寿》、《赛娇容》、《海棠仙》、《降狮子》，史氏曾为《赛娇容》作序言云：“予家枣花阁秘笈中，藏有明初豫藩全阳老人所编杂剧多种。内有八出乃世界秘本，兹剧即八中之一。”^④又为《十长生》、《降狮子》作序。可知史氏目为

①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1611-1612页。

②史宝安：《枣花阁图书题跋记》，影印民国二十六年(1937)北平图书馆传抄傅增湘藏抄本，《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》第26册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699页。

③《枣花阁图书题跋记》，《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》第26册，第716页。

④蔡毅：《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》，齐鲁书社，1989年，第826页。

秘本又漏标之第八种为《十长生》。《辰钩月》之外其余7种恰是二十二卷本所无者,史氏此所谓“海内所无”,当是以二十二卷本为比较对象而言,而二十五卷本曾为史氏家藏无疑。

史宝安(1886-1941)^①,字吉甫,号熙彪,河南卢氏县人。清光绪二十九年(1903)进士,清末官翰林院编修,民国时曾任河南教育司长,河南督军公署顾问,参议院议员。家多藏书,其岳丈为著名藏书家徐坊(1864-1916)^②,徐坊故后,其部分藏书归长婿史宝安^③。二十五卷本成为史氏家藏,或得之于乡邦,或得之于岳丈,当有多种可能,存之待考。

国图二十五卷本据称为“1929年8月23日购于蟠青书室”^④。蟠青书室乃民国时期一书店名,其店主为郭炳文,字仁卿,河北深县人。书店于民国十八年(1929)开设,店在北海公园白塔西南,一年后迁至琉璃厂西南园北口外东路南^⑤。长泽规矩也在记载中国访书的文章中亦提及此店,“北海公园的蟠青书室,是近年开的旧书铺,据说和北京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有关系,好像非常活跃”。书店从北海迁至琉璃厂后,又记“蟠青书室从北海迁至这里,在本立堂和保古斋之间”^⑥。可见20世纪20、30年代,此书店颇受学人关注。综合看,二十五卷本当是从史家售于此店。《枣花阁图书题跋记》于卷三页首目录中将“明藩槧明人杂剧二十六回”等数种用笔划去^⑦,或意此数种书籍已售出。

国图上述两套杂剧存本相加,去其重复,已得朱氏31种杂剧全部,故以往论者对他处原刻存本未着力考察,以致部分学人误以为朱氏杂剧原刻本仅存于国图。现将国图以外朱氏杂剧原刻存本分列于后。

2. 天一阁藏本

民国藏书家朱鼎煦(1885-1968)亦藏有朱有燬杂剧原刻本。朱鼎煦字赞父、鄮卿,号别宥、香句。20世纪60年代故去后,其“别宥斋”藏书十万馀卷在1979年由家人捐赠给宁波天一阁。近年,天一阁专为此部分藏书编著《别宥斋藏书目录》,此目集部之“曲类”专列“杂剧”,其中有“诚斋杂剧二十二卷”一种,记录为“明刻本,一册。存一卷。有‘曾经沧海’朱文方印、‘萧山朱别宥收藏书籍’白文长方印”^⑧。据此可知宁波天一阁博物馆亦藏有朱氏杂剧。

别宥斋收有朱有燬杂剧原刻本,傅惜华在20世纪50年代已有记录,傅氏

①李玉安:《中国藏书家通典》,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,2005年,第876页。

②《中国藏书家通典》,第750页。

③张涛:《中国文化世家(齐鲁卷)》,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4年,第544页。

④廖奔:《“诚斋乐府”非为朱有燬杂剧总集名》,《文献》1988年第3期,第45页。

⑤孙殿起:《琉璃厂书肆三记》,《琉璃厂小志》,北京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128页。

⑥〔日〕长泽规矩也:《中华民国书林一瞥》、《中华民国书林一瞥补正》,钱婉约编:《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》,中华书局,2006年,第200、232页。

⑦《枣花阁图书题跋记》,《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》第26册,第691页。

⑧天一阁博物馆编:《别宥斋藏书目》,宁波出版社,2008年,第637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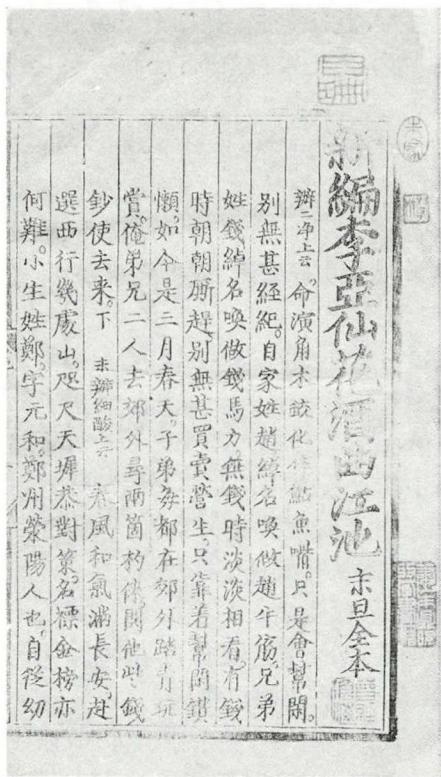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天一阁藏本卷首

《明代杂剧全目》载，朱鄮卿藏有宪王杂剧原刻本《常椿寿》、《十长生》、《蟠桃会》全本及《神仙会》残本^①。若以傅氏所记，别宥斋藏书中朱有燬杂剧刻本当不止一卷。但经笔者在天一阁查阅，天一阁所存朱有燬杂剧原刻其实仅一种，乃是《李亚仙花酒曲江池》（见图1），此本正文第二十二叶稍有残缺。另外剧前的“引文”失去首叶，并被附置于剧末。从现存的朱氏杂剧原刻本看，凡剧有引文者，引文皆置于剧前，天一阁本置引文于剧末，当是流传中首叶佚失，导致藏家不知此数叶为“引”，故误装于剧末。

经查阅，傅氏《明代杂剧全目》所记，乃是误将别宥斋另藏的《古名家杂剧》本朱氏四杂剧《常椿寿》、《十长生》、《蟠桃会》、《神仙会》当作周藩原刻，笔者查阅其缺损特征与傅氏所记相同。可能是藏家误认此四种为朱剧原刻，而傅氏未亲阅原书，转记致误。

3. 天津图书馆藏本

1928年吴梅辑《奢摩他室曲丛二集》，实收朱氏杂剧24种，所收另有《八仙庆寿》、《蟠桃会》两种，并未见于国图二十二卷本中，乃是吴梅另有所据。吴氏《诚斋乐府跋》中云：“余既得二十二种，益以明清各曲，成此汇刊，友人张君菊生元济，复辗转假得《八仙庆寿》、《蟠桃会》二剧，实存二十四种。”^②可知，吴梅所据二剧底本乃张菊生转借，菊生即张元济。吴梅未记此二种之藏所，且在编辑《奢摩他室曲丛二集》时，吴梅亦未知二十五卷本之存世，故所据当是其他零本。傅惜华《明代杂剧全目》载河北省立图书馆藏《八仙庆寿》、《蟠桃会》原刻本两种^③，与此甚合，故可推断，吴梅辑刊所据应为河北省立图书馆所藏。河北省立图书馆前身为清末创办于天津的“直隶图书馆”，1928年改名为“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”^④，故《奢摩他室曲丛二集》所据《八仙庆寿》、《蟠桃会》底本当在天

①傅惜华：《明代杂剧全目》，作家出版社，1958年，第63、64、66页。

②《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》，第817页。

③《明代杂剧全目》，第64-65页。

④孙革令：《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、第二图书馆考略》，《图书情报通讯》2003年第1期，第52页。

津。循此线索,查天津图书馆近年编纂之《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,在其“集部·曲类”果然收有“群仙庆寿蟠桃会一卷,新编瑶池会八仙庆寿一卷”,题“明锦窠老人撰”,索书号1329^①。不过,该目把这两部可能装订一册的杂剧又误归在“传奇”类,此当是二剧原刻本去向久不为人知的另一原因。自日本学者八木泽元以来,皆承袭傅惜华《明代杂剧全目》,列河北省立图书馆旧藏有朱氏原刻本^②,而今石家庄河北省图书馆古籍目中并无二剧,故学者多感慨其本已失,乃是不明图书馆沿革之故。为免貽误后学,建议以后统一著录为天津图书馆。

今查天津图书馆所藏两种朱氏剧原刻本《群仙庆寿蟠桃会》(见图2)、《瑶池会八仙庆寿》,卷首钤“钱唐丁氏正修堂藏书”朱文方印。可见这两种原刻存本曾为浙江丁氏八千卷楼藏书。此外,卷首右下钤有“天津特别市立第一图书馆藏书”朱文印,《天津市图书馆志》载:1929年天津成立“市立图书馆”,1937年“七·七”事变后更名为“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一图书馆”^③。

4. 日本京都大学藏本

日本京都大学藏有3种:《牡丹品》、《牡丹仙》、《牡丹园》,分装3册。为王国维旧藏^④。

1916年王国维将所藏善本词曲书籍赠送给罗振玉,罗振玉之弟罗振常在上海开有书店“蟬隐庐”,1927年王国维故后,“蟬隐庐”整理并公开出售这批王氏赠予的词曲善本书籍,“以充恤孤之资”,因此有大批书籍为日本学界购去,上述周藩原刊本《周宪王乐府三种》三册,即在此时为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直接从“蟬隐庐”购入^⑤。此3种原刻存本“蟬隐庐”曾于1927年以《明周宪王乐府三种》为题影印出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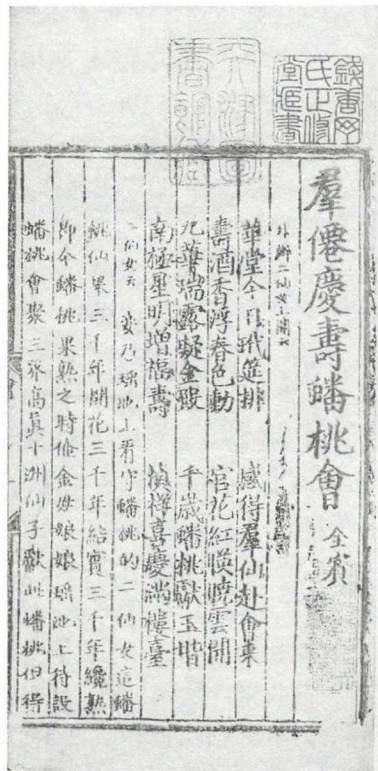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天津图书馆藏本卷首

①天津图书馆:《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08年,第759页。

②〔日〕八木泽元:《明代剧作家研究》(罗锦堂译),香港龙门书店,1966年,第75-76页。

③《天津市图书馆志》,天津人民出版社,1996年,第4页。

④黄仕忠:《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0年,第50页。曾永义误记此三种藏于北京大学(《明杂剧概论》,台北学海出版社,1979年,第155页注)。

⑤王国维著,黄仕忠讲评:《宋元戏曲史》“导读”部分,凤凰出版社,2010年,第37页。

5. 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本

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傅斯年图书馆亦收有朱氏杂剧原刻本16种(具体版式辨析见下节),早在1968年陈万鼎已加披露^①,1972年曾永义复加说明^②,但目前仍为大陆学界所忽视,故详加介绍如下:

第一种题名“明周王诚斋刻古今杂剧”,傅图编号A 855.5/219,分装六册:第一册《烟花梦》;第二册《义勇辞金》、《灵芝庆寿》;第三册《赛娇容》、《海棠仙》、《降狮子》;第四册《桃源景》;第五册《复落娼》、《仙官庆会》;第六册《曲江池》。共收朱氏杂剧10种。

此种每册卷首右下均钤有“赖古堂”朱文方印及“海丰吴氏石莲龕”朱文方印。“赖古堂”为周亮工(1612-1672)藏印。亮工字符亮,号栎园,别号臧斋,河南祥符县(今开封)人,居南京^③。“海丰吴氏石莲龕”为民国初吴重熹(1838-1918)藏书印。吴重熹字仲恽,一字仲飴,山东海丰(今无棣)人,举人。历任直隶布政使,河南巡抚等职。民国初筑书室于天津,名曰“石莲庵”。吴氏家族历代藏书甚众,故后,藏书星散。

第二种题名“周宪王乐府五种五卷”,傅图编号A 855.6/103,分装四册:第一册《蟠桃会》;第二册《八仙庆寿》、《十长生》;第三册《常椿寿》;第四册《神仙会》。共收朱氏杂剧5种。其中《蟠桃会》、《常椿寿》卷首右下钤有“江东包氏天禄阁藏书印”白文方印。“江东包氏天禄阁藏书印”为包虎臣藏印,虎臣原名包钹,字子庄,浙江归安(今吴兴)人^④。

第三种题名“新编张天师明断辰钩月”,傅图编号A 855.5/103,收《辰钩月》1种。卷首右上钤“钱唐丁氏正修堂藏书”朱文方印,可见此本原为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书。杂剧后有跋文一篇,乃王国维手书。其文曰:

右《张天师明断辰钩月》一本,据钱遵王《也是园书目》,乃明周宪王有燉撰,元吴昌龄亦有《张天师夜祭辰钩月》杂剧,见元鍾嗣成《录鬼簿》及明宁献王《太和正音谱》,后臧晋叔刻《元曲选》,改其名曰《张天师断风花雪月》。宪王此剧实翻昌龄之案,今《雍熙乐府》中尚存三折,然有曲无白,不能了其意义矣。

东涧老人《列朝诗集》谓宪王:“遭世隆平,奉藩多暇,所著诚斋乐府、传奇若干种,音律谐美,流传内府,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。”李梦阳《汴中元宵》绝句云:“中山孺子倚新妆,赵女燕姬总擅场。齐唱宪王新乐府,金梁桥外月如霜。”又牛左史恒诗,诗云:“唱彻宪王新乐府,不知明月下樊楼。”宪王杂剧当时盛行如此。

①陈万鼎:《述文殊菩萨降狮子杂剧》,《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馆刊》1968年新2卷第2期,第37页。

②《明杂剧概论》,第154-155页。

③《中国藏书家通典》,第308页。

④《中国藏书家通典》,第765页。

《也是园书目》录宪王杂剧共三十种,朱灌甫《万卷堂书目》有《诚斋乐府》七册,不著卷数、种数。此宣德间刻本,不分四折,犹可见元人杂剧遗制。

宣统改元夏四月,从士可先生假录一本,因记于后。国维。

可见此本乃陈士可旧藏,王国维曾借观并录得副本。陈士可(1873-?),名毅,字士可,湖北黄陂人。清末贡生,毕业于两湖书院,任学部参事、京师图书馆纂修、法律馆纂修等职,民国时期曾任总统府秘书、库伦都护使、蒙藏总务厅总办等职。好藏书,藏书处名“究斋”^①。

王国维所录之《张天师明断辰钩月》钞本现藏日本东洋文库。内封有记:“明周宪王朱有燬所撰杂剧六种,均见钱遵王书目,宣统改元夏五月,从黄陂陈士可假录装毕志。王国维。”钐“王国维”章。末有题:“此种乃忠愍手自影写,罗振常志。”有“罗振常读书记”章^②。

王国维在《录曲馀谈》中曾谈及陈氏藏本的来源,可证陈氏是从丁氏八千卷楼得到朱氏原刻6种:

元人杂剧,佚者已不可睹。今春,陈士可参事于钱塘丁氏藏书中,购得明周宪王杂剧六种:一《张天师明断辰钩月》,二《吕洞宾花月神仙会》,三《群仙庆寿蟠桃会》,四《紫阳仙三度常椿寿》,五《瑶池会八仙庆寿》,六《东华仙三度十长生》,皆宣德间刻本。宪王颇有词名,然曲文庸熟,亦如宋人寿词矣。^③

陈氏藏书的散出,亦有数条资料可寻。甘鹏云《崇雅堂书录序》曾云:“黄陂陈士可,精于鉴别,颇多海内孤本,其后人以贱价售之厂估,并不问篋内何书也。”^④日本长泽规矩也曾提到陈氏藏书的散出,“路南的保古斋殷氏,民国十九年买了陈士可的藏书,大半卖给了东方文化图书馆”^⑤。可见,陈氏藏书在民国十九年(1930)左右散出。

傅图《辰钩月》钐“钱唐丁氏正修堂藏书”朱文方印,前文所举天津图书馆《八仙庆寿》、《蟠桃会》两种亦钐此印,可知3种原刻本皆为丁氏旧藏,故王国维所说陈士可购得丁氏旧藏朱有燬杂剧6种,现已知3种下落,而丁氏旧藏尚有《神仙会》、《常椿寿》、《十长生》3种原刻本,未知从陈氏散出后归于何处。

综言之,朱有燬杂剧31种原刻本今五处有存:中国国家图书馆、浙江宁波天一阁、天津图书馆、台湾“中研院”傅斯年图书馆以及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,

①《中国藏书家通典》,第800页。

②《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》,第268页。

③王国维:《录曲馀谈》,《宋元戏曲史》附录,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2年,第167页。

④甘鹏云:《崇雅堂书录序》,《潜庐续稿》卷二,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(964),台北文海出版社,1973年,第65页。

⑤〔日〕长泽规矩也:《收书遍历》,钱婉约:《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》,中华书局,2006年,第259页。

详列收藏情况如表1:

表1 朱有燬杂剧原刻本收藏简表(○表示全本,△表示残本,剧名用简名)

藏所 剧名	国图 25卷	国图 22卷	傅图 10卷	傅图 5卷	傅图 1卷	京都 大学	天一阁	天津 图书馆
辰钩月	○	○			○			
庆朔堂	○	○						
小桃红	○	○						
得骏虞		○						
曲江池	△	○	○				○	
义勇辞金	○		○					
悟真如	○	○						
蟠桃会	○			○				○
牡丹仙		○				○		
桃源景	○	○	○					
牡丹品		○				○		
踏雪寻梅	○	○						
八仙庆寿	○			○				○
复落娼	○	○	○					
仙官庆会		○	○					
团圆梦	○	○						
香囊怨	○	○						
仗义疏财		○						
豹子和尚	○	○						
常椿寿	○	○		○				
继母大贤	○	○						
牡丹园	○	○				○		
十长生	○			○				
神仙会	○			○				
海棠仙	○		○					
灵芝庆寿	○		○					
半夜朝元	○	○						
乔断鬼	○	○						
烟花梦	○	○	○					
赛娇容	○		○					
降狮子	○		○					

二、傅图藏本与国图原刻本辨析

曾永义先生在《明杂剧概论》中称国图藏本为“宪藩原刻本”，而将傅图本只谨慎地归为“刊本”^①，乃是未及两相比较辨析之故。傅图本与国图藏本重出最多，达15种，以傅图本与国图藏二十五卷本相较，显见重出各本版式纹理一致，刊印字迹模糊处亦相同。略举如下：

《烟花梦》：第二叶及三十三叶边栏右下缺角，末叶右边栏中上有缺，傅图本皆同。

《赛娇容》：正文首页右边栏裂纹四处，傅图本位置相同；末叶正中题跋被挖，傅图本不仅位置相同，连挖去形状亦相同。

《海棠仙》：末叶正中题跋被挖，傅图本亦同。

《曲江池》：引文第二叶右边栏裂纹横向直至文中“友”、“能”、“侍”三字，傅图本亦同。

《蟠桃会》：第十四叶右边栏裂纹横向直至文中“水”、“太”、“衣”三字，傅图本完全相同。

《八仙庆寿》：第十二叶左边栏开裂，致正文“呵”失去一半，“捧”、“献”二字断成上下两截；傅图本亦全同。末叶正中亦被挖，傅图本亦相同。

《十长生》：第二叶左半叶裂纹明显，致“也”、“云”、“修”、“须”字迹裂开。傅图本相同。

《常椿寿》：引文首叶边栏右上缺角，正文第一叶左边栏开裂，致“成”、“贫”、“来”、“饮”字迹裂开，正文第十三叶下部字迹十分模糊，左半叶有三道裂纹，傅图本全同。

《神仙会》：引文第二叶左边栏开裂，致靠边栏之“遂”字开裂，傅图本亦同。

《辰钩月》：正文第一叶标题“月”字有损，左半叶一裂纹横贯；正文第十一叶右上缺大角，致损三字及一曲牌，正文第十九叶版心下部缺损；正文第二十叶右第四行下部损，致缺两字；正文第二十三叶中部特别是“天师念云”字迹模糊。上述各处傅图本悉数相同。

《义勇辞金》：正文第四叶小字“问溜儿打酒科”一行，二十五卷本与傅图本俱模糊。

《桃源景》：正文第二叶“无钱淡淡相看，有□朝朝厮赶”句中打□字有缺损，傅图本此处完全相同。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仅存于世的国图二十五卷本《降狮子》及傅图本《降狮子》，国图本第十一叶下部每行皆缺两字，而傅图本《降狮子》同一叶所缺一模一样，缺损纹理亦完全一致。显然，两刻本为同一书版所印，而刷印时下部两排字高度的书版已缺失。

^①曾永义：《明杂剧概论》，第154页。

据此可知,傅图本与国图本来源于同一书版,傅图本为原刻本无疑。

既然皆为原刻本,则傅图本与国图本等各处藏本重复者相较,正可互补损佚。欲求朱氏杂剧刻本原貌,综观各处原刻存本乃是唯一途径,偏观一处,则易失真。略举数例:

《曲江池》,国图二十五卷本仅存剧前引文,国图二十二卷本及傅图皆存全本。在引文署年上,二十五卷本和傅图本皆完整,唯二十二卷本缺“永乐己丑”四字,经仔细辨认,当是纸面被人故意挖去。引文末有“游戏音律”、“梁园风月”二印,傅图本无,似被遮去。

《辰钩月》,国图二十五卷本剧前有引文,而傅图本已缺失。引文末署“永乐二年岁在甲申仲秋”,直接揭示作剧时间。

《牡丹品》,国图二十二卷本剧前有引文,直接揭示此剧作成于“宣德六年二月清明”,为考索朱氏杂剧创作年代的之重要依据。而京都大学藏本已缺失。

《仙官庆会》,此剧仅存国图二十二卷本及傅图本两种。而傅图本卷末“游戏音律”、“梁园风月”二印已被涂去。

《灵芝庆寿》,国图二十五卷本剧前引文末有印三方。而傅图本诸印皆无。

三、五种杂剧刊刻年代考辨

现存31种朱有燬杂剧原刻本中,有26种剧前引文或剧末跋文署有年月,可确知其创作刊刻时间。但有5种未能考知其写作刊刻时间:《烟花梦》、《乔断鬼》、《半夜朝元》3种,剧前有引,但未题年月;《降狮子》、《赛娇容》2种,引跋俱缺。

朱有燬杂剧并非集中刊刻于一时,而是随撰随刊^①。当罗列全部杂剧原刻本时,可以发现诸剧原刻本版式虽然大体一致,但也存在细微不同,且这种差异与剧作写作刊刻时间先后存在密切关系。罗列31种杂剧在版式上的不同,可以构建一个朱氏杂剧创作刊刻的时序参照系,对比版式时序特征,正可为确定5种杂剧的写作刊刻时间提供重要参考。

朱有燬现存杂剧诸原刻本,在正文行字数、署名诸要素方面存在诸多不同,以时序排列,变化规律,特征显著。兹列表2如下:

表2 朱有燬杂剧版式特征表

序号	署 年	剧 目	半叶行/字	扮辨用字	署 名
1	永乐二年	张天师明断辰钩月	10,20	扮	无
2	永乐四年	甄月娥春风庆朔堂	11,20	扮	无
3	永乐六年	惠禅师三度小桃红	11,20	扮	无

①《“诚斋乐府”非为朱有燬杂剧总名》,《文献》1988年第3期,第48页。

(续表)

序号	署 年	剧 目	半叶行/字	扮辦用字	署 名
4	永乐六年	神后山秋猕得驺虞	11,20	辦	无
5	永乐七年	李亚仙花酒曲江池	11,20	辦	无
6	永乐十四年	关云长义勇辞金	11,20	辦	无
7	永乐二十年	李妙清花里悟真如	11,20	辦	无
8	宣德四年	群仙庆寿蟠桃会	11,20	辦	无
9	宣德五年	洛阳风月牡丹仙	11,20	辦	无
10	宣德六年	美姻缘风月桃源景	10,20	辦	无
11	宣德六年	天香圃牡丹品	10,20	辦	无
12	宣德七年	孟浩然踏雪寻梅	10,20	辦	无
13	宣德七年	瑶池会八仙庆寿	10,20	辦	锦窠老人
14	宣德八年	宣平巷刘金儿复落娼	10,20	辦	锦窠老人
15	宣德八年	福禄寿仙官庆会	10,20	辦	全阳道人
16	宣德八年	赵贞姬身后团圆梦	10,20	辦	锦窠老人
17	宣德八年	刘盼春守志香囊怨	10,20	辦	锦窠老人
18	宣德八年	黑旋风仗义疏财	10,20	辦	锦窠老人
19	宣德八年	豹子和尚自还俗	10,20	辦	锦窠老人
20	宣德八年	紫阳仙三度常椿寿	10,20	辦	全阳道人
21	宣德九年	清河县继母大贤	10,20	辦	老狂生
22	宣德九年	十美人庆赏牡丹园	10,20	辦	锦窠老人
23	宣德九年	东华仙三度十长生	10,20	辦	全阳道人
24	宣德十年	吕洞宾花月神仙会	10,20	辦	全阳子
25	正统四年	南极星度脱海棠仙	10,20	辦	全阳道人
26	正统四年	河嵩神灵芝庆寿	10,20	辦	全阳老人
27		小天香半夜朝元	10,20	扮	无
28		兰红叶从良烟花梦	10,20	辦	无
29		搗搜判官乔断鬼	11,20	辦	无
30		四时花月赛娇容	10,20	辦	无
31		文殊菩萨降狮子	10,20	辦	无

细参表2,首先,除《辰钩月》之外,宣德五年(1430)之前8种剧作正文俱为半叶11行。而宣德六年(1431)之后17种剧作皆为半叶10行。这一变化序列十分清晰,换言之,朱氏剧本刊刻版式,在永乐四年(1406)和宣德六年发生两次重大变化,初为半叶10行,永乐四年一变为半叶11行,延用多年,至宣德六年,复变回半叶10行。此变化乃重一要断代参照系。

其次,角色扮演之“扮”字,刊刻用字初期颇为不同。永乐六年(1408)之前诸剧俱刊作“扮”字,而永乐七年之后诸剧俱刊作“辦”字。此为另一断代参照系。

将5种杂剧版式核以上述参照系,应可推断其大致刊刻年代。

1. 《乔断鬼》、《半夜朝元》、《烟花梦》

《乔断鬼》,5剧中,此剧独为半叶11行,参核第一参照系,可明确判断,此剧应刊于永乐四年之后,宣德五年之前。同时,参核第二参照系,《乔断鬼》刊用“辦”字,据此可将其刊刻上限进一步断定为永乐七年之后。

《半夜朝元》,此剧半叶10行,参核第一参照系,其刊刻时段有两种可能:一为永乐四年之前;一为宣德六年之后。而参核第二参照系,《半夜朝元》用“扮”字,据此可排除前述第二种可能,即此剧刊刻于永乐四年之前。

《烟花梦》,此剧半叶10行,参核第一参照系,刊刻时段亦有前述两种可能。而参核第二参照系,《烟花梦》刊用“辦”字,据此可排除前一可能,则其刊刻上限当为宣德六年。另外,自宣德七年《八仙庆寿》剧始,朱有燬在剧作引、跋中署名,如署“锦窠老人”“全阳老人”等,其后诸剧,无一例外,而《烟花梦》引文尚未署名,据此,其刊刻下限当为宣德七年。

2. 《降狮子》、《赛娇容》

《降狮子》、《赛娇容》二剧现存刻本引跋俱无,仅有部分版式特征可资参核。二剧正文皆为半叶10行,且皆刊用“辦”字。据此参核前述两大参照系,二剧刊刻上限为宣德六年。

而《赛娇容》剧的刊刻年代可以进一步缩小至正统年间。

朱氏作剧常以王府实景入戏,如《牡丹品》之“天香圃”即为王府实有。《赛娇容》剧中明确提到“海棠亭”。该剧第一折牡丹花仙有云:“妾今在南园海棠亭上,安排酒果,聚会众花仙子,赏春玩景。”又【赚煞尾】唱“聚会海棠亭,玩赏繁华盛”。而“海棠亭”亦为王府实有之建筑,朱氏《海棠仙》剧引文落款云“全阳道人书于海棠圃之海棠亭”,是为明证。《赛娇容》是以王府实有之“海棠亭”入剧,而“海棠亭”在周府建造时段恰又有据可考。

朱有燬喜花,咏赏之诗作、剧作甚多,且朱氏凡移植名花于王府园中,必有营建相应园圃、亭阁以便欣赏的惯例。如喜牡丹,为专建“天香圃”以植牡丹,宣德五年《诚斋牡丹百咏诗引》可证:“近年,予植百馀本于天香圃,览其佳者,

得十餘品。”^①又如,喜赏梅花,专建亭阁以便欣赏,宣德五年《诚斋梅花百咏诗序》亦可证:“今予老矣,蒙圣恩守国,安居中土,以乐升平。乃于所居之西,制一小园,园内建一小阁,阁前植梅一本。”^②再如,喜赏玉堂春,专建玉香亭,更显周王府惯例,宣德六年朱氏《诚斋玉堂春百咏引》有云:“花卉中有名玉堂春者,色如温玉,香胜蜜脾,非玫瑰、蔷薇之等。予得数本,植于园圃,复建亭其中,名之曰玉香亭。”^③王府花卉、建筑相映若此。据此,为赏海棠所构之“海棠亭”必在王府移植海棠花之后。而王府移植海棠之事在朱氏《海棠仙》杂剧引文中所叙甚详:“正统三年春,予遣童仆采药于怀庆之地,太行之阳。仆回,具言太行山之海棠岭海棠之盛……予闻之,即命数十人,荷锺而往,移得三十餘本,植于苑中。及清明之时,奇葩艳质,百媚千娇,红紫芳菲,照耀人目,诚有睡未足之娇态之比也。特咏海棠吟一篇,以寄兴焉。”可知周王府至正统三年春方移得海棠植于园中,参前述惯例,王府有“海棠亭”之名当在正统三年春之后。此外,朱氏31种剧作中,仅《海棠仙》、《赛娇容》提及“海棠亭”,正统以前年代可考之诸剧无一提及,此亦可证“海棠亭”之名在周府确属晚出。以此审视《赛娇容》剧,则其创作刊刻不会早于正统三年(1438)春。

综上所述,参以原刻本版式特征,朱有燬杂剧五种的创作刊刻年代范围大略可缩小如下:

《半夜朝元》创作刊刻于永乐四年之前,即1406年之前。

《乔断鬼》创作刊刻于永乐七年之后,宣德五年之前,即1409至1430年之间。

《烟花梦》创作刊刻于宣德六、七年间,即1431-1432年之间。

《赛娇容》创作刊刻于正统三、四年间,即1438-1439年之间。

《降狮子》至早为宣德六年之后,即1431年之后创作刊刻的作品。

四、现存原刻本探疑

1. “周府图书”印

《灵芝庆寿》为原刻本中有明确系年最晚的一部,卷首引文末署“正统四年二月十九日”,并用印三方,从下至上分别是“忠慎维藩”、“河嵩高清”、“周府图书”(见图3)。

在31种杂剧中此三印仅用于此剧,杂剧之外,宣德五年(1430)的《诚斋梅花百咏》诗序末亦曾用“维藩清暇”、“河嵩高清”印^④,可知“忠慎维藩”、“河嵩高清”为朱有燬生前常用,而“周府图书”印在朱氏作品现存刻本中似乎仅见,此

①朱有燬:《诚斋牡丹百咏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328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537页。

②朱有燬:《诚斋梅花百咏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328册,第579页。

③朱有燬:《诚斋玉堂春百咏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328册,第617页。

④《诚斋梅花百咏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328册,第580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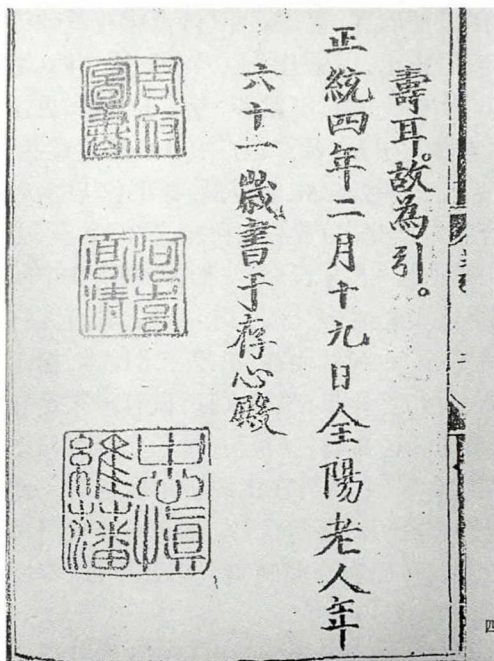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《灵芝庆寿》引用用印

印颇值思量。周藩所刊朱氏诸杂剧,用印皆刊于书版,即先有朱氏用印钤于文稿,工匠原样上版,诸如“梁园风月”、“游戏音律”、“兰雪轩”等皆为朱有燬常用,但“周府图书”显然为藏书印,朱有燬似无自钤藏书印于书稿再刊之书版的道理。换言之,藏书印当为书已刊成,刷印成书收于府库,然后方加钤盖。今存《灵芝庆寿》原刻本刊有此印,引人疑问。

推测造成此种情形可能有两种原因:一是朱氏正统四年(1439)初刊此剧,收于府库后钤上藏书印,后人于某年据周王府藏本加以覆刻,藏印亦原样刊于书版。如此,则今所见《灵芝庆

寿》并非原刊,乃是原刊之覆刻本。二是朱氏正统四年仅手书此剧,并未及刊刻(因正统四年五月有燬即已亡故),仅原手稿收于府库并钤藏印,王府后人于某年据有燬手稿刊印,藏印亦原样刻于书版,故现在所见确为初刊本,但却并非宪王本人刊于剧作完成之时。其实,学界对朱氏杂剧现存原刻本的认识一直有一个假设前提,即剧作署明时间即刻本刊刻时间,如果依前述现存《灵芝庆寿》原刻本的情形并非如此,则这一假设前提似乎有所动摇,至少,对朱氏杂剧的刊印情况本身要重新审视。

2. 原刊与重刷

原刻现存诸本文字开裂痕迹明显,如《义勇辞金》正文第二叶中上横向“唇”、“勤”、“绣”诸字,第十叶横向“胜”、“金”、“泥”、“袍”、“寨”、“霓”诸字,上下分裂纹理明显,即便是在孤本《得骏虞》、《仗义疏财》的纸本中亦多见此种字迹现象,且并非纸张问题,显然纸本刷印时书版已有开裂。此种现象国图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二卷本及傅图本皆同。

此外,通观现存各本,字迹模糊处甚多,从国图二十二卷本看,纸质保存整洁,模糊处并非纸叶经水浸漫所致,同时各处复本模糊处一致,这说明实为书版问题。此外,存本用墨显随意,用纸亦非精良,整体给人明显的粗糙之感,此应非王府刊印书籍之正常水平。

可以推断,今之原刻存本,并非是书版刊刻完成时的原刊初印本,极可能是周王府刊刻之书版保藏至某年方被刷印。由于书版保藏日久,已有开裂,部

分小字处已有缺损,一些书版已有断裂丢失(如《降狮子》第十一叶书版下部缺失二行文字),后人仅凭留存之书版刷印,所成之书自然有文字横向断裂、边栏缺损、字迹模糊等诸多问题。

嘉靖本《诚斋录》前有《诚斋集序》一篇,略云:“诚斋者,我高祖宪王之别号也。集者,其生平之著述也……集凡七册,于是命儒臣校而重刊,以流布永久。”末署“嘉靖癸巳岁孟夏之吉敬斋书”^①。可知,周王府在嘉靖间有重刊宪王著述之举。嘉靖癸巳为嘉靖十二年(1533),此年在位周王为周恭王朱睦㮮。周恭王朱睦㮮生平资料甚少,《明实录》载其弘治十二年(1499)哲理周王府事^②,弘治十四年(1501)继位为周王^③,嘉靖十七年(1538)薨^④。明王世贞《弇山堂别集》卷三二载:“恭王睦㮮以弘治十四年自镇国将军嗣,进世子为悼王,恭王在位三十八年,以嘉靖十七年薨,寿五十一。”

嘉靖十年(1531)武定侯郭勋(1475-1542)编成的《雍熙乐府》,几乎囊括朱有燬31种杂剧的所有曲文。朱有燬全部杂剧曲文共一百二十七套,而《雍熙乐府》收有一百套。相隔不远,高儒至早编成于嘉靖十九年(1540)的《百川书志》^⑤中也著录了朱有燬的全部31种杂剧细目。嘉靖前期,朱有燬杂剧突然被曲集和书目集中收录,绝非一种巧合。有理由推断,朱氏杂剧在明嘉靖前期曾被集中刷印,而嘉靖间能集中刷印朱氏杂剧的唯有周王府,前述嘉靖前期在位的周恭王朱睦㮮对《诚斋录》七册的重刊之举,对此恰是一个最好的注脚。可以进一步推断,嘉靖前期,周王府曾用王府藏版重新刷印宪王朱有燬杂剧,位高权重之郭氏、高氏得到全部剧作,郭氏辑录于曲集,高氏则著录于书目。

【作者简介】罗旭舟,博士,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。研究方向:古典文献学、中国古代戏曲文献。

①朱有燬:《诚斋录》卷首,影印明嘉靖刻本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328册,第93-97页。

②《明孝宗实录》卷一四九,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,1962年,第2619页。

③《明孝宗实录》卷一八二,第3348页。

④《明世宗实录》卷二一八,第4465页。

⑤罗旭舟:《高儒生平家世与〈百川书志〉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14年第3期,第96页。